

明文精选

宋濂

阅江楼记

金陵为帝王之州。自六朝迄于南唐，类皆偏据一方，无以应山川之王气。逮我皇帝，定鼎于兹，始足以当之。由是声教所暨，罔间朔南；存神穆清，与道同体。虽一豫一游，亦思为天下后世法。

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，自卢龙蜿蜒而来。长江如虹贯，蟠绕其下。上以其地雄胜，诏建楼于巅，与民同游观之乐。遂锡嘉名为“阅江”云。登览之顷，万象森列，千载之秘，一旦轩露。岂非天造地设，以俟大一统之君，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？

当风日清美，法驾幸临，升其崇椒，凭阑遥瞩，必悠然而动遐想。见江汉之朝宗，诸侯之述职，城池之高深，关阨之严固，必曰：“此朕沐风栉雨、战胜攻取之所致也。”中夏之广，益思有以保之。见波涛之浩荡，风帆之下上，番舶接迹而来庭，蛮琛联肩而入贡，必曰：“此朕德绥威服，覃及外内之所及也。”四陲之远，益思所以柔之。见两岸之间、四郊之上，耕人有炙肤皴足之烦，农女有将桑行馐之勤，必曰：“此朕拔诸水火、而登于衽席者也。”万方之民，益思有以安之。触类而推，不一而足。臣知斯楼之建，皇上所以发舒精神，因物兴感，无不寓其致治之思，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！

彼临春、结绮，非弗华矣；齐云、落星，非不高矣。不过乐管弦之淫响、藏燕赵之艳姬。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，臣不知其为何说也。虽然，长江发源岷山，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，白涌碧翻，六朝之时，往往倚之为天堑。今则南北一家，视为安流，无所事乎战争矣。然则，果谁之力欤？逢掖之士，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，当思帝德如天，荡荡难名，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。忠君报上之心，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？臣不敏，奉旨撰记。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，勒诸贞珉。他若留连光景之辞，皆略而不陈，惧褻也。

送东阳马生序

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，无从致书以观，每假借于藏书之家，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。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录毕，走送之，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，余因得遍观群书。既加冠，益慕圣贤之道，又患无硕师、名人与游，尝趋百里外，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。先达德隆望尊，门人弟子填其室，未尝稍降辞色。余立侍左右，援疑质理，俯身倾耳以请；或遇其叱咄，色愈恭，礼愈至，不敢出一言以复；俟其欣悦，则又请焉。故余虽愚，卒获有所闻。

当余之从师也，负篋曳屣，行深山巨谷中，穷冬烈风，大雪深数尺，足肤皴裂而不知。至舍，四肢僵劲不能动，媵人持汤沃灌，以衾拥覆，久而乃和。寓逆旅主人，日再食，无鲜肥滋味之享。同舍生皆被绮绣，戴珠缨宝饰之帽，腰白玉之环，左佩刀，右备容臭，煜然若神人；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，略无慕艳意。以中有足乐者，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盖余之勤且艰苦此。今虽耄老，未有所成，犹幸预君子之列，而承天子之宠光，缀公卿之后，日侍坐备顾问，四海亦谬称其氏名，况才之过于余者乎？

今诸生学于太学，县官日有廩稍之供，父母岁有裘葛之遗，无冻馁之患

矣；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，无奔走之劳矣；有司业、博士为之师，未有问而不告，求而不得者也；凡所宜有之书，皆集于此，不必若余之手录，假诸人而后见也。其业有不精，德有不成者，非天质之卑，则心不若余之专耳，岂他人之过哉！

东阳马生君则，在太学已二年，流辈甚称其贤。余朝京师，生以乡人子谒余，撰长书以为贽，辞甚畅达，与之论辨，言和而色夷。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，是可谓善学者矣！其将归见其亲也，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。谓余勉乡人以学者，余之志也；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，岂知余者哉！

大言

素有尊卢沙者，善夸谈，居之不疑。秦人笑之，尊卢沙曰：“勿予笑也，吾将说楚以王国之术。”翩翩然南。

迨至楚境上，关吏絏之。尊卢沙曰：“慎毋絏我，我来为楚王师。”关吏送诸朝。大夫置馆之，问曰：“先生不鄙夷敝邑，不远千里，将康我楚邦。承颜色日浅，未敢敷布腹心；他不敢有请，姑闻师楚之意何如？”尊卢沙怒曰：“是非子所知！”大夫不得其情，进于上卿瑕。瑕客之，问之如大夫。尊卢沙愈怒，欲辞去。瑕恐获罪于王，亟言之。

王趣见，未至，使者四三往。及见，长揖不拜，呼楚王谓曰：“楚国东有吴越，西有秦，北有齐与晋，皆虎视不暝。臣近道出晋郊，闻晋约诸侯图楚，刑白牲，列珠盘玉敦，歃血以盟曰：‘不祸楚国，无相见也！’且投璧祭河，欲渡。王尚得奠枕而寝耶？”楚王起问计。尊卢沙指天曰：“使尊卢沙为卿，楚不强者，有如日！”王曰：“然敢问何先？”尊卢沙曰：“是不可空言白也。”王曰：“然。”即命为卿。

居三月，无异者。已而晋侯帅诸侯之师至，王恐甚，召尊卢沙却之。尊卢沙瞠目视，不对。迫之言，乃曰：“晋师锐甚，为王上计，莫若割地与之平耳。”王怒，囚之三年，劓而纵之。

尊卢沙谓人曰：“吾今而后知夸谈足以贾祸。”终身不言。欲言，扞鼻即止。

君子曰：战国之时，士多大言无当，盖往往藉是以媒利禄。尊卢沙，亦其一人也。使晋兵不即至，或可少售其妄；未久辄败，亦不幸矣哉！历考往事，矫虚以诳人，未有令后者也。然则尊卢沙之劓，非不幸也，宜也。刘基

卖柑者言

杭有卖果者，善藏柑，涉寒暑不溃。出之烨然，玉质而金色。置于市，贾十倍，人争鬻之。予贸得其一，剖之，如有烟扑口鼻，视其中，干若败絮。予怪而问之曰：“若所市于人者，将以实笏豆，奉祭祀，供宾客乎？将街外以惑愚瞽也？甚矣哉为欺也。”

卖者笑曰：“吾业是有年矣，吾赖以食吾躯。吾售之，人取之，未尝有言，而独不足子所乎？世之为欺者不寡矣，而独我也乎？吾子未之思也。今夫佩虎符，坐皋比者，洸洸乎于城之具也，果能授孙吴之略耶？峨大冠、拖长绅者，昂昂乎庙堂之器也，果能建伊皋之业耶？盗起而不知御，民困而不知救，吏奸而不知禁，法暋而不知理，坐糜廩粟而不知耻。观其坐高堂，

骑大马，醉醇醴而饫肥鲜者，孰不巍巍乎可畏，赫赫乎可象也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也哉！今子是之不察，而以察吾柑！”

予默默无以应。退而思其言，类东方生滑稽之流。岂其愤世疾邪者耶？而托于柑以讽耶？

司马季主论卜

东陵侯既废，过司马季主而卜焉。

季主曰：“君侯何卜也？”东陵侯曰：“久卧者思起，久蛰者思启，久懣者思嚏。吾闻之：蓄极则泄，闷极则达，热极则风。壅极则通，一冬一春，靡屈不伸；一起一伏，无往不复。仆窃有疑，愿受教焉。”季主曰：“若是，则君侯已喻之矣，又何卜为？”东陵侯曰：“仆未究其奥也，愿先生卒教之。”

季主乃言曰：“呜呼！天道何亲？惟德之亲；鬼神何灵？因人而灵。夫蓍，枯草也；龟，枯骨也；物也。人灵于物者也，何不自听，而听于物乎？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？有昔者必有今日。是故碎瓦颓垣，昔日之歌楼舞馆也；荒榛断梗，昔日之琼蕤玉树也；露蛩风蝉，昔日之凤笙龙笛也；鬼磷萤火，昔日之金缸华烛也；秋荼春荠，昔日之象白驼峰也；丹枫白获，昔日之蜀锦齐纨也。昔日之所无，今日有之不为过；昔日之所有，今日无之不为不足。是故一昼一夜，华开者谢；一秋一春，物故者新。激湍之下，必有深潭；高丘之下，必有浚谷。君侯亦知之矣，何以卜为？”

高启

书博鸡者事

博鸡者，袁人，素无赖，不事产业，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。任气好斗，诸为里侠者皆下之。

元至正间，袁有守多惠政，民甚爱之。部使者臧，新贵，将按郡至袁。守自负年德，易之，闻其至，笑曰：“臧氏之子也。”或以告臧。臧怒，欲中守法。会袁有豪民尝受守仗，知使者意嗾守，即诬守纳己赇。使者遂逮守，胁服，夺其官。袁人大愤，然未有以报也。

一日，博鸡者邀于市。众知有为，因让之曰：“若素名勇，徒能凌藉贫孱者耳！彼豪民恃其资，诬去贤使君，袁人失父母；若诚丈夫，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？”博鸡者曰：“诺。”即入闾左，呼子弟素健者，得数十人，遮豪民于道。豪民方华衣乘马，从群奴而驰。博鸡者直前猝下，提殴之。奴惊，各亡去。乃褫豪民衣白衣，复自策其马，麾众拥豪民马前，反按，徇诸市。使自呼曰：“为民诬太守者视此！”一步一呼，不呼则杖，其背尽创。豪民子闻难，鳩宗族童奴百许人，欲要篡以归。博鸡者逆谓曰：“若欲死而父，即前斗。否则阖门善俟。吾行市毕，即归若父，无恙也。”豪民子惧遂杖杀其父，不敢动，稍敛众以去。袁人相聚从观，欢动一城。郡录事骇之，驰白府。府佐快其所为，阴纵之不问。日暮，至豪民第门，猝使跪，数之曰：“若为民不自谨，冒使君，杖汝，法也；敢用是为怨望，又投间蔑污使君，使罢。汝罪宜死，今姑贷汝。后不善自改，且复妄言，我当焚汝庐、戕汝家矣！”豪民气尽，以额叩地，谢不敢。乃释之。

博鸡者因告众曰：“是足以报使君未耶？”众曰：“若所为诚快，然使君冤未白，犹无益也。”博鸡者曰：“然。”即连楮为巨幅，广二丈，大书一“屈”字，以两竿夹揭之，走诉行御史台。台臣弗为理。乃与其徒日张“屈”字，游金陵市中。台臣惭，追受其牒，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。方是时，博鸡者以义闻东南。

高子曰：余在史馆，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之事。观袁守虽得民，然自喜轻上，其祸非外至也。臧使者枉用三尺，以仇一言之憾，固贼戾之士哉！第为上者不能察，使匹夫攘袂群起，以伸其愤，识者固知元政紊弛，而变兴自下之渐矣。

方孝孺

越巫

越巫自诡善驱鬼物。人病，立坛场，鸣角振铃，跳掷叫呼，为胡旋舞禳之。病幸已，饌酒食持其货去，死则诿以他故，终不自信其术之妄。恒夸人曰：“我善治鬼，鬼莫敢我抗。”恶少年愠其诞，矚其夜归，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，相去各里所，候巫过下，砂石击之。巫以为真鬼也，即旋其角，且角且走，心大骇，首岑岑加重，行不知足所在。稍前，骇颇定，木间砂石乱下如初，又旋而角，角不能成音，走愈急。复至前，复如初，手慄气慑不能角，角坠振其铃，既而铃坠，唯大叫以行。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，亦皆以为鬼，号求救于人甚哀。夜半抵家，大哭叩门，其妻问故，舌缩不能言，唯指床曰：“亟扶我寝！我遇鬼，今死矣！”扶至床，胆裂死，肤色如蓝。巫至死不知其非鬼。

吴士

吴士好夸言，自高其能，谓举世莫及，尤善谈兵，谈必推孙、吴。遇元季乱，张士诚称王姑苏，与国朝争雄，兵未决。士谒士诚曰：“吾观今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，粟帛莫富于姑苏，甲兵莫利于姑苏，然而不霸者，将劣也。今大王之将皆任贱丈，夫战而不知兵，此鼠斗耳！王果能将吾，中原可得，于胜小敌何有！”士诚以为然，俾为将，听自募兵，戒司粟吏勿与较赢缩。士尝游钱塘，与无赖懦人文，遂募兵于钱塘，无赖士皆起从之，得官者数十人，月糜粟万计。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，暇则斩牲具酒燕饮，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。李曹公破钱塘，士及麾下遁去，不敢少格，蒐得缚至辕门诛之，垂死犹曰：“吾吾孙吴法。”

右《越巫》、《吴士》二篇，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，好夸者死于夸，而终身不知其非者众多矣，岂不惑哉！游吴越间，客谈二事类之，书以为世戒。

李东阳

移树说

予城西旧茔久勿树。比辟地东邻，有桧百余株，大者盈拱，高可二三丈，予惜其生不得所。有种树者曰：“我能为公移之。”予曰：“有是哉？”请试，许之。

予尝往观焉。乃移其三之一，规其根围数尺，中留宿土。坎及四周，及底而止。以绳绕其根，若碇然，然其重虽千人莫能举也。则侈其坎之稜，絙树腰而卧之，根之罅实以虚壤。复卧而北，树为壤所垫，渐高以起，卧而南亦如之。三卧三起，其高出于坎。棚木为床横载之，曳以两牛，翼以十夫。其大者倍其数。行数百步，植于墓后为三重。阅岁而视之，成者十九。则又移其余，左右翼以及于门。再阅岁而视之，其成者又十而九也。于是千条交接，行列分布，郁然改观。与古墓无异焉。夫规大而坎疏，故根不离；宿土厚，故元气足；乘虚而起渐，故出而无所伤。取必于旦夕之近，而巧夺于二十余年之远，盖其治之也有道，而行之也有序尔。

予因叹夫世之培植人材，变化气习者，使皆得其道而治之，几何不为君子之归也哉？族子嘉敬举乡贡而来，予爱其

质近于义，留居京师，与之考业论道，示之向方，俾从贤士大夫游，有所观法而磨砺，知新而聚博。越三年，志业并进，再诣有司，将归省其亲。予冀其复来，以成其学，且见之用也，作《移树说》以贻之。

医戒

予年二十九，有脾病焉。其证能食而不能化，因节不多食。渐节渐寡，几至废食。气渐蟄，形日就惫，医谓为瘵也，以药补之；病益甚，则补益峻。岁且尽，乃相谓曰：“吾计且穷矣。若春木旺，则脾土必重伤。”先君子忧之。

会有老医孙景祥氏来视，曰：“及春而解。”予怪问之，孙曰：“病在心火，故得木而解。彼谓脾病者，不揣其本故也。子无乃有忧郁之心乎？”予爽然曰：“嘻，是也。”盖是时予屡有妻及弟之丧，悲怆交集，积岁而病，累月而惫，非唯医不能识，而予亦忘之矣。于是括旧药尽焚之，悉听其所为。三日而一药，药不过四五剂，及春而果差。

因叹曰：医不能识病，而欲拯人之危，难矣哉！又叹曰：世之徇名遗实，以躯命托之庸人之手者，亦岂少哉！乡不此医之值，而徒托诸所谓命医，不当补而补，至于惫而莫之悟也。因录以自戒。

马中锡

里妇寓言

汉武帝时，汲黯使河南，矫制发粟；归恐见诛，未见上，先过东郭先生求策。先生曰：“吾草野鄙人，不知制为何物，亦不知矫制何罪，无可以语子者。无已，敢以吾里中事以告。吾里有妇，未笄时，佐诸姆治内事，暇则窃听诸母谈，闻男女居室事甚悉，心亦畅然以悦；及闻孕育之艰，则怵然而退，私语女隶曰：‘诸母知我窃听，诳我耳，世宁有是理耶？’既而适里之孀子，身不能胜衣，力不能举羽，气奄奄仅相属，虽与之居数年，弗克孕。妇亦未谕孕育之艰，益以前诸姆言为谬。孀子死，妇人通都，再适美少年，意甚惬，不逾岁而妊。将娩之前期，腹隐隐然痛，妇心悸，忽忆当年事，走市廛，遍叩市媪之尝诞子者，而求免焉。市媪知其愚也，欺侮之曰：‘医可投，彼有剂可以夺胎也。’或曰：‘巫可礼，彼有术可以遁死也。’或曰：‘南山有穴，其深叵测，暮夜潜遁其中，可避也。’或曰：‘东海有药，其名长生，服之不食不遗，可免也。’妇不知其给也，迎医，而医见拒；求巫，而巫不答；趋南山，则藜藿拒于虎豹；投东海，则蓬莱阻于蛟龙。顾有居于窳室焉，遂窜入不复出。居三日，而痛愈剧，若将遂娩者，且计穷矣，乃复出。偶邻妇生子，发未燥，母子俱无恙。妇欣然往问之。邻妇曰：‘汝竟痴耶！古称：未有学养子，而后嫁者。汝嫁矣，乃不闲养子之道而云云乎？世之人不死于产者亦多矣，产而死则司命攸存，又可免乎？汝畏死，何莫寡居以毕世，而乃忍辱再醮也？汝休矣，汝休矣！世岂有既妊而畏产者耶？’里妇乃赧然而归，生子亦无恙。”词未毕，黯出户，不俟驾而朝。

王守仁

稽山书院尊经阁记

经，常道也，其在于天谓之命，其赋于人谓之性，其主于身谓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，则为恻隐，为羞恶，为辞让，为是非；其见于事也；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，羞恶也，辞让也，是非也，是亲也，义也，序也，别也，信也，一也；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是常道也，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，则谓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，则谓之《书》；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，则谓之《诗》；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，则谓之《礼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，则谓之《乐》；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，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，一也；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，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《乐》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，犹之富家者之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，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；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，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；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矻矻然以为是六经矣；是犹富家之子孙，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忘散失，至于窳人丐夫。而犹矻矻然指其记籍。曰：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！”何以异于是？

呜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；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；侈淫辞，竟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？
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岗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，既敷政于民，然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；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，曰：经正则庶民兴，庶民兴斯无邪慝矣。阁成，请予一言，以谕多士。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！世之学者，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
瘞旅文

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，有吏目云自京来者，不知其名氏。携一子一仆，将之任，过龙场，投宿土苗家。予从篱落间望见之，阴雨昏黑，欲就问讯北来事，不果。明早，遣人覘之。已行矣。薄午，有人自蜈蚣坡来云：“一老人死坡下，傍两人哭之哀。”予曰：“此必吏目死矣。伤哉！”薄暮，复有人来云：“坡下死者二人，傍一人坐叹。”询其状，则其子又死矣。明日，复有人来云：“见坡下积尸三焉。”则其仆又死矣。呜呼伤哉！

念其暴骨无主，将二童子，持畚鍤往瘞之，二童子有难色然。予曰：“嘻！吾与尔犹彼也！”二童悯然涕下，请往。就其傍山麓为三坎，埋之。又以只鸡、饭三盂，嗟吁涕洟而告之曰：

呜呼伤哉！翳何人？翳何人？吾龙场驿丞、余姚王守仁也。吾与尔皆中土之产，吾不知尔郡邑，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？古者重去其乡，游宦不逾千里。吾以窜逐而来此，宜也。尔亦何辜乎？闻尔官，吏目耳，俸不能五斗，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。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？又不足，而益以尔子与仆乎？呜呼伤哉！尔诚恋兹五斗而来，则宜欣然就道，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，盖不任其忧者？

夫冲冒雾露，扳援崖壁，行万峰之顶，饥渴劳顿，筋骨疲惫，而又瘴疠侵其外，忧郁攻其中，其能无死乎？吾固知尔之必死，然小谓若是其速，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！皆尔自取，谓之何哉？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瘞耳，乃使吾有无穷之恻也。呜呼痛哉！纵不尔瘞，幽崖之狐成群，阴壑之虺如车轮，亦必能葬尔于腹，不致久暴露尔。尔既已无知，然吾何能为心乎？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，三年矣。历瘴毒而苟能自全，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。今悲伤若此，是吾为尔者重，而自为者轻也。吾不宜复为尔悲矣。

吾为尔歌，尔听之。歌曰：

连峰际天兮，飞鸟不通。游子怀乡兮，莫知西东。莫知西东兮，维天则同。异域殊方兮，环海之中。达观随寓兮，奚必予宫？魂兮魂兮，无悲以恫。

又歌以慰之曰：

与尔皆乡土之离兮，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。性命不可期！吾苟死于兹兮，率尔子仆来从余兮，吾与尔熬以嬉兮。骖紫彪而乘文螭兮，登望故乡而嘘唏兮。吾苟获生归兮，尔子尔仆尚尔随兮，无以无侣为悲兮！道旁之冢累累兮，多中土之流离兮，相与呼啸而徘徊兮。餐风饮露，无尔饥兮。朝友麋鹿，暮猿与栖兮。尔安尔居兮，无为厉于兹墟兮！

送宗伯乔白岩序

大宗伯白岩乔先生将之南都，过阳明子而论学。

阳明子曰：“学贵专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少而好弈，食忘味，寝忘寐，目无改观，耳无改听，盖一年而谄乡之人，三年而国中莫有予当者，学贵专哉！”阳明子曰：“学贵精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长而好文词，字字而求焉，句句而鸠焉。研众史，核百氏，盖始而希迹于宋唐，终焉浸入于汉魏，学贵精哉！”阳明子曰：“学贵正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予中年而好圣贤之道，弈吾悔焉，文词吾愧焉，吾无所容心矣，子以为奚若？”阳明子曰：“可哉！学弈则谓之学，学文则谓之学，学道则谓之学，然而其归远也。道，大路也，外是荆棘之蹊，鲜克达矣。是故专于道，斯谓之专；精于道，斯谓之精。专

于弈而不专于道，其专溺也；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，其精僻也。夫道广矣大矣，文词技能于是乎出，而以文词技能为者，去道远矣。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，非精则不能以明，非明则不能以诚，故曰‘唯精唯一’。精，精也；专，一也。精则明矣，明则诚矣，是故明，精之为也；诚，一之基也。一，天下之大本也；精，天下之大用也。知天地之化育，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？”先生曰：“然哉！予将终身焉，而悔其晚也。”阳明子曰：“岂易哉？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。昔者卫武公年九十而犹诏于国人曰：‘毋以老耄而弃予。’先生之年半于武公，而功可倍之也，先生其不愧于武公哉！某也敢忘国土之交警？”

《王阳明传习录》选

一

于中、国裳辈同侍食，先生曰：“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，食了要消化。若徒蓄积在肚里，便成痞了，如何长得肌肤？后世学者，博闻多识，留滞胸中，皆伤食之病也。”

二

一友常易动气责人。先生警之曰：“学须反己。若徒责人，只见得人不是，不见自己非；若能反己，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，奚暇责人？舜能化得象的傲，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。若舜只要整他的奸恶，就见得象的不是矣；象是傲人，必不肯相下，如何感化得他？”是友感悔曰：“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，凡当责辩人时，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！”

三

王汝中、省曾侍坐，先生握扇命曰：“你们用扇！”省曾对曰：“不敢！”先生曰：“圣人之学，不是这等细缚苦楚的，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。”王汝中曰：“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。”先生曰：“然。以此章观之，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？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，三子皆整顿以对，至于曾点，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，自去鼓起瑟来，何等狂态？及至言志，又不对师之问目，都是狂言；设在伊川，或斥骂起来了。圣人乃复称许他，何等气象？圣人教人，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，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，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。人之才气，如何同得？”

王思任

剡溪

浮曹娥江上，铁面横波，终不快意。将至三界址，江色狎人，渔火村灯，与白日相下上，沙明山静，犬吠声若豹，不自知身在板桐也。昧爽，过清风岭，是溪江交代处，不及一唁贞魂。山高岸束，斐绿叠丹，摇舟听鸟，杳小清绝，每奏一音，则千峦哢答。秋冬之际，想更难为怀。不识吾家子猷何故兴尽？雪溪无妨子猷，然大不堪戴。文人薄行，往往借他人爽厉心脾，岂其可！过画图山，是一兰苕盆景。自此万壑相招赴海，如群诸侯敲玉鸣裾。逼折久之，始得豁眼一放地步。山城崖立，晚市人稀，水口有壮台作砥柱，力脱帻往登，凉风大饱。城南百丈桥翼然虹饮，溪逗其下，电流雷语。移舟桥尾，向月磬枕漱取甜：而舟子以为何不傍彼岸，方喃喃怪事我也。

小洋

由恶溪登括苍，舟行一尺水，皆污也。天为山欺，水求石放，到小洋而眼门一辟。

吴閻仲送我，挈睿孺出船口席坐引白，黄头郎以棹歌赠之。低头呼卢，俄而惊视，各大叫，始知颜色不在人间也。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，姑以人间所有者仿佛图之：

落日含半规，如胭脂初从火出。溪西一带山，俱似鹦鹉绿，鸦背青；上有腥红云五千尺，开一大洞，逗出缥天；映水如绣铺赤玛瑙；日益留，沙滩色如柔蓝蠙白，对岸河则芦花月影，忽忽不可辨识；山俱老瓜皮色；又有七八片碎翦鹅毛霞，俱黄金锦荔；堆出两朵云，居然晶透葡萄紫也；又有夜岚数层斗起，如鱼肚白，穿入出炉银红中，金光煜煜不定。

盖是际天地山川，云霞日采，烘蒸郁衬，不知开此大染局作何制？意者，妒海蜃，凌阿闪，一漏卿丽之华耶？将亦谓舟中之子，既有荡胸决眦之解，尝试假尔以文章，使观其时变乎？何所遘之奇也？

夫人间之色仅得其五，五色互相用，衍至数十而止，焉有不可思议如此其错综幻变者！曩吾称名取类，亦自人间之物而色之耳，心未曾通，目未曾睹，不得不以所睹所通者，达之于口而告之于人；然所谓仿佛图之，又安能仿佛以图其万一也？嗟乎，不观天地之富，岂知人间之贫哉！

张明弼

避风岩记

避风岩在端州之北三十里许，或曰与砚坑相近，古未有是名，余避风其下，故赠以是名也。

余何以避风其下？崇祯己卯仲秋，余供役粤帷，二十五日既竣事，则遍谒粤之大吏。大吏者，非三鸣鼓吹不启户，非启户则令长不敢入，余东驰西骛，左诃右需，目厌于阍骑卤簿绛旗朱帽之状，耳厌于笳鼓引赞殿喝之声，手足筋骨疲于伏谒拜跪以头抢地之事，眩瞽车上，至不择店肆而解衣卧之。凡六日而毕，则又买舟过肇，谒制府。制府，官厌贵，礼愈绝，控拜数四，颔之而已。见毕即登舟，将返杨山。九月朏，宿三十里外。力引数步，偶得一岩，江回峰抱，风力稍损，乃息焉。及旦而视之，则断崖千尺，上侈下弇，状如檐牙。仰而睨之，若层衡之列烟上，崩峦倾返，颓石矗突，时有欲落之势，慄乎不可以留焉。狂风飏不息，竟日居其下。胥仆相扶，上舟一步，得坐于石隙草际。听怒涛声，若奔军败马；望沸波，若一群白鹅鼓翼江心；及跳沫山足，又若千百素鳞争跃上岸。石崖磔磔，不沾土壤；而紫茎缠带，青芜数尺，一偃一立，若青狮奋迅而不得去，又若怒毛之兽，风过毛竖，不能自休。身住江坳，目力相界，不能数里，而阴氛交作，如处黑帷。从者皆惨容而相告曰：“日复夕矣，将奈何？”余笑语之曰：“第安之，第安之。吾视夫复嶂重峦，縹青纬碧，犹胜于院署之严丽也；吾视夫崩崖倾石，怒涛沸波，犹胜于贵人之颐颊心腑也；吾视夫青芜紫茎，怀烟孕露，犹胜于大吏之绛骑彤骖也；吾视夫谷响山啸，激壑鸣川，犹胜于高衙之呵殿赞唱也；吾视夫藉草坐石，仰瞩云气，俯观重泉，犹胜于拳跪伏谒于尊宦之阶下也。天或者见吾出则佝偻，入则簿书，已积两载矣，无以抒吾胸中之浩浩者，故令风涛阻滞，使此孤岩以恣吾数刻之探讨乎？或兹岩壁立路绝，猿徒鼯党，犹难托寄，若非习金丹火龙之术，腾空蹑虚，不能一到；虽处大江之中，飞帆如织，而终无一人肯一泊其下，以发其奇气而著其姓字；天亦哀山灵之寂寞，伤水伯之孤清，故特牵柅余舟，与彼结一日之缘耶？余年少有志，养二龙于水壑，调一鹤于中峰，与羽服思玄之徒，上烟驾，登月馆，以望四海三山，如聚米萦带；而心为时夺，至堕俗网，往返数千里，徒以充厮养之役，有才无时，甘于下人；今日见此水石，若见好友，犹恐淳芒、卢敖诸君，诋余以井甃之识，而又何事愁苦于兹崖之下乎？”

从者皆笑，余乃纳以兹名。

岩顶有一石，望之如立人，或曰飞来之塔顶也；或曰当是好奇者，躋是崖之巔，如昌黎不得下，乃化而为石云。岩侧有二崩石，一大一小，仅可束两缆。小吏程纓曰：“当黑夜暴风，舟人安能择此？神引维以奉明府耳。”语皆不可信，并记之。

何景明

说 琴

何子有琴，三年不张，从其游者戴仲鹞，取而绳以弦，进而求操焉。何子御之，三叩其弦，弦不服指，声不成文。徐察其音，莫知病端。仲鹞曰：“是病于材也。予视其黦然黑，匡然腐也。其质不任弦，故鼓之弗扬。”何子曰：“噫！非材之罪也，吾将尤夫攻之者也。凡攻琴者，首选材，审制器。其器有四：弦、轸、徽、越。弦以被音，轸以机弦，徽以比度，越以亮节。被音则清浊见，机弦则高下张，比度则细大弗逾，亮节则声应不伏。故弦取其韧密也，轸取其栝圆也，徽取其数次也，越取其中疏也。今是琴，弦之韧，疏：轸之栝，滞；徽之数，失钧；越之中，浅以隘。疏，故清浊弗能具；滞，故高下弗能通；失钧，故细大相逾；浅隘，故声应沉伏。是以宫商不识职，而律吕叛度。虽使伶伦钧弦而柱指，伯牙按节而临操，亦未知其所谐也。

“夫是琴之材，桐之为也。桐之生邃谷，据盘石，风雨之所化，云烟之所蒸，蟠纡纶囿，璀璨峩郁，文炳彪凤，质参金玉，不为不良也。使攻者制之中其制，修之畜其用，斫以成之，饰以出之。上而君得之，可以荐清庙，设大廷，合神纳宾，赞实出伏，畅民洁物。下而士人得之，可以宣气养德，道情和志。何至黦然匡然，为腐材置物邪！吾观天下之不罪材者，寡矣。如常以求固执，缚柱以求张弛，自混而欲别物，自褊而欲求多。直木轮，屈木辐，巨木节，细木榘，几何不为材之病也。是故君子慎焉。

“操之以劲，动之以时，明之以序，藏之以虚。劲则能弗挠也，时则能应变也，序则能辨方也，虚则能受益也。劲者信也，时者知也，序者义也，虚者谦也。信以居之，知以行之，义以制之，谦以保之。朴其中，文其外。见则用世，不见则用身。故曰：“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材何罪焉！”

仲鹞恍然离席曰：“信取于弦乎，知取于轸乎，义取于徽乎，谦取于越乎。一物而众理备焉。予不敏，愿改弦更张，敬服斯说。”

归有光

沧浪亭记

浮图文瑛，居大云庵，环水，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。亟求余作《沧浪亭记》，曰：“昔子美之记，记亭之胜也。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。”

余曰：昔吴越有国时，广陵王镇吴中，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。其外戚孙承佑，亦治园于其偏。迨淮海纳土，此园不废。苏子美始建沧浪亭，最后禅者居之。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。有庵以来二百年，文瑛寻古遗事，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。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。夫古今之变，朝市改易。尝登姑苏之台，望五湖之渺茫，群山之苍翠，太伯、虞仲之所建，阖闾、夫差之所争，子胥、种、蠡之所经营，今皆无有矣。庵与亭何为者哉？虽然，钱鏐因乱攘窃，保有吴越，国富兵强，垂及四世。诸子姻戚，乘时奢僭，宫馆苑囿，极一时之盛。而子美之亭，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。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之后，不与其渐然而俱尽者，则有在矣。

文瑛读书喜诗，与吾徒游，呼之为沧浪僧云。

项脊轩志

项脊轩，旧南阁子也。室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，尘泥渗漉，雨泽下注，每移案，顾视无可置者。又北向，不能得日，日过午已昏。余稍为修葺，使不上漏。前辟见窗，垣墙周庭，以当南日，日影反照，室始洞然。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，旧时栏楯亦遂增胜，积书满架，偃仰啸歌，冥然兀坐，万籁有声。而庭阶寂寂，小鸟时来啄食，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，明月半墙，桂影斑驳，风移影动，珊珊可爱。

然余居于此，多可喜，亦多可悲。先是，庭中通南北为一。迨诸父异爨，内外多置小门，墙往往而是。东犬西吠，客逾庖而宴，鸡栖于厅。庭中始为篱，已为墙，凡再变矣。家有老妪，尝居于此。妪，先大母婢也，乳二世，先妣抚之甚厚。室西连于中闺，先妣尝一至。妪每谓余曰：“某所，而母立于兹。”妪又曰：“汝姊在吾怀，呱呱而泣；娘以指叩门扉曰：‘儿寒乎？欲食乎？’吾从板外相为应答。”语未毕，余泣，妪亦泣。余自束发读书轩中，一日，大母过余曰：“吾儿，久不见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此，大类女郎也？”此去，以手阖门，自语曰：“吾家读书久不效。儿之成，则可待乎？”顷之，持一象笏至，曰：“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，他日汝当用之。”瞻顾遗迹，如在昨日，令人长号不自禁。

轩东，故尝为厨，人往，从轩前过。余扃牖而居，久之，能以足音辨人。轩凡四遭火，得不焚，殆有神护者。

项脊生曰：蜀清守丹穴，利甲天下，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。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，诸葛孔明起陇中，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，世何足以知之？余区区处败屋中，方扬眉瞬目，谓有奇景。人知之者，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！

余既为此志，后五年，吾妻来归，时至轩中，从余问古事，或凭几学书。吾妻归宁，述诸小妹语曰：“闻姊家有阁子，且何谓圜子也？”其后六年，吾妻死，室坏不修。其后二年，余久卧病无聊，乃使人复葺南阁子，其制稍异于前。然自后余多在外，不常居。

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

见村楼记

昆山治城之隍，或云即古娄江，然娄江已堙，以隍为江，未必然也。吴淞江自太湖西来，北向，若将趋入县城。未二十里，若抱若折，遂东南入于海。江之将南折也，背折而为新洋江。新洋江东数里，有地名罗巷村，亡友李中丞先世居于此，因自号为罗村云。中丞游宦二十余年，幼子延实，产于江右南昌之官廨，其后每迁官辄随，历东兖、汴、楚之境，自岱岳、嵩山、匡庐、衡山，潇湘、洞庭之渚，延实无不识也。独于罗巷村者，生平犹昧之。中丞既谢世，延实卜居县城之东南门内金潼港，有楼翼然，出于城隅之上，前俯隍水，遥望三面皆吴淞江之野，塘浦纵横，田塍如画，而村墟远近映带。延实日焚香洒扫，读书其中，而名其楼曰“见村”。余间过之，延实为具饭。念昔与中丞游，时时至其故宅所谓南楼者相与饮酒论文，忽忽二记，不意遂已隔世，今独对其幼子饭，悲怅者久之。城外有桥，余常与中丞出郭造访故人方思曾；时其不在，相与凭栏，常至暮怅然而返。今两人者皆亡，而延实之楼，即方氏之故庐，余能无感乎？中丞自幼携策入城，往来省墓，及岁时出郊嬉游，经行术径皆可指也。孔子少不知父葬处，有挽父之母知而告之，吾可以为挽父之母乎？延实即能不忘其先人，依然水木之思，萧然桑梓之怀，怆然霜露之感矣。自古大臣子孙，早孤而自树者，史传中多其人，延实勉之而已。

唐顺之

答茅鹿门知县二

熟观鹿门之文，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，门庭路径，与鄙意殊有契合；虽中间小小异同，异日当自融释，不待喋喋也。

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，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，此则有说。鹿门所见于吾者，殆故吾也，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？吾岂欺鹿门者哉！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，非谓一切抹杀，以文字绝不足为也；盖谓学者先务，有源委本末之别耳。文莫犹人，躬行未得，此一段公案，姑不敢论，只就文章家论之。虽其绳墨布置，奇正转摺，自有专门师法；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，则非洗涤心源、独立物表、具古今只眼者，不足以与此。今有两人，其一人心地超然，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，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，学为文章，但直抒胸臆，信手写出，如写家书，虽或疏卤，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，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；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，虽其专学为文章，其于所谓绳墨布置，则尽是矣，然番来覆去，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，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，绝无有也，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。此文章本色也。即如以诗为喻，陶彭泽未尝较声律，雕句文，但信手写出，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。何则？其本色高也。自有诗以来，其较声律、雕句文、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，无如沈约，苦却一生精力，使人读其诗，只见其綯缚齷齪，满卷累牍，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。何则？其本色卑也。本色卑，文不能工也，而况非其本色者哉！

且夫两汉而下，文之不如古者，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？秦汉以前，儒家者有儒家本色，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，纵横家有纵横本色，名家、墨家、阴阳家皆有本色。虽其为术也驳，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。是以老家必不肯勤儒家之说，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，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。其所言者，其本色也。是以精光注焉，而其言遂不泯于世。唐宋而下，文人莫不语性命，谈治道，满纸炫然，一切自托于儒家。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，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，而影响勤说，盖头窃尾，如贫人借富人之衣，庄农作大贾之饰，极力装做，丑态尽露。是以精光朽焉，而其言遂不久湮废。然则秦汉而上，虽其老、墨、名、法、杂家之说而犹传，今诸子之书是也；唐宋而下，虽其一切语性命、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，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。后之文人，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，可以知所用心矣。

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，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，鹿门其可以信我矣。虽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，而又敢与知文乎！今复纵言至此，吾过矣，吾过矣！此后鹿门更见我之文，其谓我之求工于文者耶，非求工于文者耶？鹿门当自知我矣，一笑。

鹿门东归后，正欲待使节西上时得一面晤，倾倒十年衷曲；乃乘夜过此，不已急乎？仆三年积下二十余篇文字债，许诺在前，不可负约。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，一切涂抹，更不敢计较工拙，只是了债。此后便得烧却毛颖，碎却端溪，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。而鹿门之文方将日进，而与古人为徒未艾也。异日吾倘得而观之，老耄尚能识其用意处否耶？并附一笑。